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澂

謄錄監生臣朱度貴

成都文類卷二十三

宋 扈仲榮等 編

序二

文集

唐成都記序　　唐盧求

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掣其尾不能得五人相

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因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莊為相置巴蜀郡遷秦人萬家實之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張若為太守前時蜀王開明尚納美女為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於城西北遣武丁擔其本山之土以為塚今有二石尚在古老言武丁擔土擔陳為莊既秦公子相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代蜀誅莊封子惲為蜀侯惲後母誣惲有罪賜劍自殺蜀人以其寃因為立嗣又

封子縮為蜀侯後復疑縮反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為蜀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致材木又溉水開稻田於是沃野千里號為睦海置綿洛二水用便溉灌作石犀五以壓毒蛟命曰犀牛後更為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水非常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大鑿巖崖通沫水道江之龍大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鬬龍死遂無水害迄今蒙利蜀人稱郫繁為膏腴綿洛為浸沃昭襄王時

又曰白虎為患意廩君之魂也歷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金帛稱是巴夷朐忍廖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樓瞰而射之死王嫌其夷人乃刻石復田頃田不租十妻不罪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夷輸黃龍一雙夷人犯秦償清酒一鍾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夷其族又有濮賨賨尤武勇居渝水夾水以居為漢高祖前鋒陷陣善舞巴與蜀代為仇讎蜀嘗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高祖

六年始分置廣漢郡高后城棘人道開青衣文帝末以廬江文翁為郡守穿煎油口溉田千七百頃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令俊乂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岷絡之地學比齊魯孝景帝加歎遣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文翁始也文翁明天文災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俾立十八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又分牂牁置益州是為南益州宣帝地節三年穿臨邛蒲鹽井二十置鹽鐵

官自漢興至哀平牧守仁賢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璽書束帛交馳於梁益之地矣雖魯之洙泗齊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士蜀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鄙置廣漢武帝分南鄙為犍為遂有三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為師正以蜀郡為導江公孫叔為師正治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為蜀郡順帝即位復為益州郡名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為牧及卒子璋偽嗣建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

遂滅瑋稱帝繼漢號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為益州晉受魏禪以州領郡武帝末以成都為國封子穎為王其後賨人李雄僣稱王晉穆帝永和初遣桓溫擊滅之復為蜀郡譙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僣帝號領兵東下為湘東王所殺後魏廢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置總管後迥舉義旗不受代為隋王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管置行臺以蜀王秀為西南道行臺

尚書令三年復為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為州又改州為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為總管三年置行臺改為益州以太尉秦王為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為宋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二州開元二年始以齊景胄為劍南節度營田兼姚嶲等州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濬為使去兵馬使章仇兼瓊瑶山南西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否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為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歴二年又分為兩川

至今不改天寶三載復為大都督府十四載玄宗皇帝巡幸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為成都府置尹北東西二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葢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況赤府畿縣與秦洛竝故非上將賢相殊勳重德望實為人所歸伏者則不得居此況控帶蠻落阨戎限羌非文武

寛猛包羅法度之君子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尤難其任使號有三曰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賞各頒一詔呼六詔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上奏合六為一乃封大酋師越國公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至楊國忠謡領蜀郡太守兼採訪使遂擾邊閫希立功代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韋令公皋為節師招復雲南背蕃歸漢十一月八日因置使安撫兼統押西山八國近界羌蠻等使是為

三使韋令公本以竒勲秉旄鉞思立邊効又在鎮且歲久南詔為其用拓地甚逺公既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為不順誅死家籍没後京兆公為節帥酷易軍政殊不以封域為念戍卒罔代邊蠻積怨至大和三年十二月蒙嵯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塡門不敢與爭㑹監軍使矯詔宣諭蠻人遂退工巧散失良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稱大中六年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驅制羌戎之成績由邠寧節度拜司徒同平章

事鎮蜀蜀為輿壤領州十四縣七十一戶百萬兵士五萬外疆接兩蕃人性勁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至以儉約師之以謹廉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舞旦夕詠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寫錄主務兹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繇是百不書一大中八年戶曹參軍蘭弘宗甚好學且目覩司徒相國之異績願付以傳示於後然不以文自任剪截疎長蕪言不略

相國乃屬予小子今刋益之且曰不以淹徐疾速歸於流布以為不朽之事求受命震怖又不欲以圖經為目乃搜訪編簡目為成都記五卷經與圖之附益顧終弘宗之職庶以此為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叙

蜀檮杌序　　張唐英

唐英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

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已就檻車之縛葢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臯闢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

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不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為也其言葢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緒袍改寮佐為卿相改前驅為警蹕改妻妾為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迹

亦可為世之監戒然編録者知者舊傳鑑戒録野人閒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疎畧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教畫弁而不録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國記後實録凡一百三十卷嘗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為十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績長

禹糧蒲騷之類各為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衒其小説蓋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

蜀檮杌後序

睦昭逈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尹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次功前在閬中監征時所編蜀春秋十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叙事之體若荀

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正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書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方將攄其所蘊而大有為於時彼春秋者乃區區龍斷時無所用心而寄之空言以寓勸戒豈比夫陳壽譙周輩齪齪弄筆硯紀一方之事而無補於教耶次功舊有國體論十卷

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令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此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春秋最後出顯甫好事客購以歸予因為刋行以廣其傳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衒其辯豈予之志哉

成都古今集記序　趙抃

僕繇慶歷至今四入蜀凡蜀中利害情偽風俗好惡瞭然見之不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述不失於疎略則失於漫漶不失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

耆舊傳而修正之去年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著古集今別為一書此固僕之夙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繇此參訪舊老周洛顧生緝以事類成三十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之庸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雄紀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數說何也久論之難詳也昔者齊太公仕於周司馬遷有三說焉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為教書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

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寇盜所以警出沒書蠻夷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代蜀使萬世之下知蜀之終不可以茍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酌考衆書釐正譌謬然後落筆如關羽墓今荷聖寺闕然有榜焉而仁顯者孟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在草場廟在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也若夫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則亦一人之功不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九矣後之君子其亦有照於斯乎

成都古今集記序　　　范伯祿

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縑縷之賦數路取贍勢嚴望偉卓越佗郡朝廷席五聖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邈愛均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以尹茲土其優馭西南之意槩古邈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為重於天下雖窮隅鴂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永久者則往志踳錯近事缺絶殆不足以彰其重熙寧壬子八月詔

以叅知政事趙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再莅此府蜀之黔黎夙云易擾小異故常必勤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故不憚諉公以遠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亟即民心平紛解累人乃觀繹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意甚厚公亦自謂宜於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語之書曰蜀事可觀惜其墜落泯泯不耀公慨然留意每政事閒隙延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求故實掇採舊聞若耳目所及叅諸老長考覈是非自開國權輿分野

占象州部號名因革之别其鎮其浸岡聯派屬之詳都城邑郭神祠佛廟府寺宫室學官樓觀囿游池沼建創之目門閭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神仙隱逸技藝術數先賢遺宅碑版名氏事物種種環譎竒詭纎啬畢書繇秦漢已來凡為守令犖犖有風迹者若干人有唐迄今知府事居多閎碩端毅之望又若干人其行事㬥於圖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之年月序次照然著矣厥生鉅人千古不乏澤我文化儁送迭起科選德

進相踵於朝數百年間無一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云補實足以為一方盛觀自惜僣賊乘民凶災事變不同久近亦異悉其致寇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世蠻獠叛服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為不虞不若之明鑒嗚呼既有政以孚其恵又為書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凡若干篇以類相從為三十卷名曰成都古今集記人之觀之信乎蜀之為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華陽國志後序

呂大防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閭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衺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缺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修於羣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教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謂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

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
茍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耆舊傳按壽
嘗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
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
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
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葢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
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
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諸世庶有益於風教

云

## 二江先生文集序

馬涓

二江先生者宋公承之也宋氏簪笏蟬聯為蜀著姓成都蜀邑曰雙流者先生所居也左思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故時人以二江先生呼之先生天才絶人結髮稱奇童比游場屋則雋譽日出逼人一時輩流望其鋒却避不敢前聞先生充舉首則曰允當無異詞既筮仕隨牒州縣上官歆豔其名爭誘以事有盤錯肯綮處須先生

為決之為快稍官達則朝廷倚辦常兼數職囊印座右纍纍然人憫其賢勞而先生撥遣暇豫未嘗失簡編筆研吟諷度日常曰世間樂孰與此樂吾將終身焉當元祐六年先生為南省郎涓以晚輩始預賓客之末逮涓從事秦亭而先生持節來秦於是獲從長者游以信宿不見為閒潤樽酒雍容每聞先生片語隻句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固願熟視飫賜而不可但知舉警策以警詑未聞者今先生沒二十有七年矣始見先生文集

玩味尋思欲罷不能盍嘗廢卷而論之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固自有謂然為文者何獨不然先生博學而精擇者也其學之博猶採薪者之見一芥掇之見菁蔥拔之故於書無所不讀諸子雜説或出入於聖域者猶異有得於萬一其擇之精猶齊王之食雞惟食其蹠須數十雞而後足其所蘊蓄涵釀汪汪乎胸中殆不發不已故下筆輒不休筆端駁沓落紙紙者皆可詠詠成文鉤章

棘句乾乾如抽而後爲文也有本者如是豈虛語哉若夫稽往古之是非究當時之利病上以縫補於庭議下以斟酌於風謡此先生之文見於祖述憲章可以維持吾道者也輸寫胸抱形摹物象較重輕於錙銖媲宮羽於清濁此先生應時之文以靡麗爲工者也訓詁深嚴字畫奇倔體商周之盤誥追堯舜之碑碣此先生高古之文以簡潔爲法者也至於讌笑之間稗官小說旁搜俯拾附益談叢此又文之餘事也淵淵其深渾渾其醇

舒徐衍溢而不流激昂蹈厲而不怒遠之則有稽近之則不誣嗚呼其文之雄乎自昔論文者晉有陸士衡之說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後之論文者無以加此觀先生之文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唐裴延翰有言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每味此語則益知文之有用於世自非小補而先生之文秖藏於家第為子孫寶祕閱習而不克大流布於時此平日士論之所惜者今既成集可以傳諸無窮故輒叙其梗槩庶知音者得以

覽其詳焉凡歌行詩賦時議經義論策表啟書序紀誌及雜述總若干首第為十六卷皆先生之子宏父手自編次宏父博達毫邁克嗣家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人欲知先生父子之懿當以是觀之先生之捐館舍也涓嘗為其行狀以告諸誌墓者故先生之世系官爵與其平生出處皆載於墓誌副以碑表謚議粲然可考附於文集之後此不復書

王君禮詩集序

楊天惠

余家弟誠夫頃元符中與成都王君同佐宕渠縣君於家弟丈人行也家弟以父執事之君視家弟則輩流如也家弟嘗論君近世遺直老氣𩵋固危冠淳古遇不可於意雖敵以上必盡言拄之不以一毛假人人有不受無敢牾俛默惟稍引去以故與世齟牙寡合由宕渠歷資中再不得意輙致其事而歸家弟言如此余肅然心憚之去年冬有跨巴馬從野僮徑造余庭自持刺大言我王某也余驚起迎置右座問何自來君言聞子名久

特來耳余為設薄具留之留信宿別去後若干月命其子奉平生詩文若干篇授余曰將序以為謁余拜受卒業曰君於詩文深矣體裁質實如其為人而懿詞彊句間足自立讀者始苦難喂已乃愔愔有前輩家風味葢之學祖騷而宗選旁出没於傳記故兒時已自能賦有州里名既而落魄無就日與羣輩處故晚年詩多出白語嶄於曉流俗不以鐫琢為工於是君老矣葢未始求人人亦無求之者而獨有求於余顧余何足以求哉凡

其所知姑止於此

代作集府尹石刻序　前人

公頃繇長安遷尹成都方是時卷燮理之具鎮臨外屏回經緯之文設飾行臺如釃河渠以溉尋咫如峙泰岱以出膚寸以故倡治有餘日而賦政無遺功閒建羽旌俛同民樂或徙玉帳旁合賓好至於酒酣樂作意氣逸發徹饔緩帶風味餘美輒布善紙臨素壁遊戲翰墨之娛以志燕喜之適凡為詩文題紀若干可謂盛矣而巨

刻細劖光明磊落上與參墟交輝下與雪山增重葢公以代言之餘流而為文以賡歌之緒别而為詩又以詩文之衍溢而為書故其銀鉤玉畫世多有之而西南特為富於是縉紳者舊識藻火之為美也過者必𡾊山祇瀆鬼知珪璧之為珍也護之惟謹某竊亦博購而寶蓄之得三十帙將以其一獻諸公路仰備覽觀而取其副藏之名山以貴子孫焉且某聞之也欲考盛德者必於去焉觀之昔者周公去東山而赤舄所履詠歌無射召

伯去南國而甘棠所茇愛思不忘人心同然異世胎合
令公道德之光仁義之澤所以被蜀土者其與南國奚
有間而英詞偉績金石之傳所以遺吾人者亦與赤舄
甘棠何以異然以星紀數易閏餘幾更逖瞻巖廊邈在
雲漢顧某也無文獨不能效比興之末技寫父兄之遐
思乃徒撫奇蹤奉珍笥日與田夫野老雜沓頌歎於玉
壘之北此某所以課訟不踵而遺恨無窮也公開府以
某年甲子還朝以某年已已入禁林升丞弼邁種方隆

福禄未央

長松長老顯禪師語録序　　前人

頃歲吾蜀佛教惟講席律壇之為尚蓋人自以為無等等法矣而未始知有祖道之高晚得真覺勝禪師自黄蘗歸闡化於成都昭覺寺初㑹易之廣大變動周流六虚者又圓道之微妙混成先天地生者遂言曰吾之法函蓋乾坤不為大消殞虚空不為難當體見成随用立具於時西南緇素之士驟聞之率多聽瑩瞪瞢不入久

之各憮然為間曰異哉此故吾家物也胡歷刼遺之乃今獲之莫不失喜落涕恨遭遇之晚勝禪師既歿紹禪師繼之其法猶勝禪師也而化度之衆加多焉紹禪師既歿顯禪師繼之其法猶紹禪師也而緣法之合加盛焉前住長松今住保福其歸依之侶未可計而濟拔之功未有艾也時會下高弟有法安者盡能記禪師兩地為人言句録而刋之離為二通其保福之語則平等居士已為冠篇矣而長松之録猥諉某丞之嗚呼釋迦别

傳迦葉親授西天祖師之所護念中華耆宿之所承襲
邈哉遐矣不圖今日及吾身親見之然以吾觀於禪師
微言與句關鍵幽密假令合天下禪盡眼微睇窺之吾
知其不得髣髴直羞澁匍匐歸耳顧某何敢妄談聊舉
其猶以曉吾黨新發意者斳與之交臂作舞同趣師門
云

庚午省闈唱和詩序　　劉望之

上之二十四年詔四川制置使李公璆曰其為朕類士

試之如故於是乃用夔州提點刑獄公事前工部郎楊公椿督之擇嘗官於朝廷而材若文行之老五人第所程書佐以知名之士十望之猥亦在焉楊公至則言曰蒙舊故以從事為誰不能吾惟弃日月於簿書久異時吾欲有所言難其人今吾子皆一時之選能與我從容味此樂乎慎毋以迹遇我於是皆喜思進所有以樂公出話言榷古今乃至戯笑無有間猜又親出篇章以倡作之十人者時有所賦公每率其屬而和焉不以煩望

之拊手歎曰居之相移如此邪公在治時必吏與法之求吏亦必公與法之嚴令公在茲惟士與禮之修士亦以公與禮之行益其勢然也夫下不視所居乃身是云上不圖其人乃時是從其合也果難既為詩若干篇官有次第官氏具存皆曰異時無此其盛也而一皆奇傑皆思歸持夸其人故皆録之又使望之為之序以冠之

續成都古今集記序　　王剛中

昔清獻公刪取闕彰勾延慶鄭暐盧求周封等書為成

都古今集記三十卷凡廢興遷徙及城郭官府坊市庫廄儒宮佛室仙館神祠陵墓渠堰樓臺池苑之名數與風俗之好惡人物之臧否方伯監司之至去蠻夷寇盜之起滅木石之殊尤蟲魚之變怪靡不畢載其采獲貫穿亦勤且詳矣自熙寧訖今凡九十年事當紀述者益難遽數而舊記莫或踵繼見聞異辭日月寖久恐遂湮滅可不惜哉晉陵胡丞公常命僚屬論次未究端緒尋還宣撫使事復中輟余來比將周歲蒙國威靈邊候幸

帖息斯民亦安堵如故因以閒隙捜訪纂緝作續記凡二十二卷前記載古事往往有差誤則辨正之脫遺則補足之清獻所云知之有未至徧之有未及者余固不免也其亦有待於後之君子乎

比較圖序　　李燾

寶元康定慶歷閒仁宗以兵誅夏功弗時奏民力匱竭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

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八百五十一萬
用兵後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奇
數不與焉用兵之費誠廣矣陝西視河東北尤劇兵屯
陝西者特多故也仁宗憂愛元元惟恐傷之當是時數
詔近臣考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調度靡有巨細較
其入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裁損其不急者自掖廷始
兵既解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
徙屯兵還內地益汰其羸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民力

由是復蘇遂登太平聖算神術至今賴焉今天子神聖一似仁宗載戢干戈專意息民薄海内外咸受更生之賜西南僻遠尤切哀矜凡用兵之費前後所減放無慮二千餘萬矣民力凋耗殊未能復太平之舊詔旨諄複每以寬恤為言此臣下所宜講求庶幾少解當宁之憂者也輒敢附竊臣之義取未用兵前靖康元年及用兵後紹興二十六年成都一路財用出入之數列為二圖凡物色之非錢者皆以錢準之未用兵時一歲之入總

若干當今吏具出物色細折價例并錢數總計若干實著之蓋收支仁圖元未具物色細折價例也而出之不盡者猶五十七萬四千三百有奇既用兵則一歲之入總若干此亦須具錢物價數實總計若干而出之多者乃踰九十四萬九千六百雖巧算精思一歲之入要不足以共一歲之出也始唐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裴垍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悉輸度支當是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為之名凡度支

錢即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供錢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而民又奚傷惟曩者預給民錢及期而售其布帛葢憂之也今則虚張布帛之直而多斂其錢民斯重困矣且右護軍之戍蜀門者一歲所費為錢幾二千三百萬其物色以疋兩及石計者皆不與焉或因舊加取或創新抑納其條目具之别圖而成都一路歲所入遽至九百七十七萬四千六百有奇其實

固未登此數而名額具在符移督迫不肯暫弛欲民力之不凋耗其可得乎況此數特以贍軍而係省猶不與焉今姑摭係省一二大者言之夏秋租稅昔為錢三十九萬者今為三百五十四萬矣吏兵之禄昔為一十七萬者今為五十二萬三千矣昔為二十萬七千八百者今為四十萬二千三百矣其他不可遍舉大抵有增無損民力凋耗未能復太平之舊者其本原豈不在此謹按周易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小過之象

曰君子以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節者事之折中而過者損之又損之謂也節可施於太平而過當行於方今方今民力凋耗雖節之未易復也必過乎儉然後能濟幸天子神聖仁宗故事率已施行禁侈靡削浮冗斯民之利知無不為獨恨臣下弗以忠告然則斯圖或可補闕帷空闕處乎圖所載但成都一路轉運一司若其他財用從别路别司輸大農及少府者圖皆弗具抑嘗聞唐馬周告太宗曰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

令蓄積誠少矣然天子憂愛元元百姓户知之惟加意撫存使安而樂則天下復如仁宗之時祇旬歲間耳

成都古今丙記序　范成大

前記趙清獻公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劍南西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廢置因革之不同考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公簡公續為之記有辨正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二記今皆具存續記之成距今纔十有八年雖

事之當書者不至甚彰然恐自是日月寖久來者難考乃蒐耳目所及者繼書之名曰丙記其二記已載者皆不重出云

成都文類卷二十三

成都文類卷二十四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城郭

南門記

唐張延賞

崇高莫大於君親嚴莫大於父君有覆燾父有訓育逮於夷貊生知禽獸性感不俟教解也而肖形之内戾氣

閭存觸瑟生災夢牛成患何代不有可勝言哉賊眦焚門亦由是也族滅門覆爲愚者鑑誡所以書其所由來其餘則詞存於左右壁矣興元元年記

創築羅城記　唐王徽

皇帝改元之六年諸道鹽鐵轉運兼鎮海軍節度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高駢奏臣前理成都築大城請紀其事上命翰林學士承旨臣王徽授其功狀臣徽承詔再拜上言夫外户不

閉雖前聖之格言設險以居乃有國之雄制用是則光
昭振古勢讋遠夷不有高墉曷稱巨屏我之奥區粤惟
井絡繫阜昌熾摽出宇内先是蜀城既畢且隘象龜行
之屈縮據武擔之形勝里閈錯雜邑屋闐委慢藏誨盗
城而弗羅矧乎西東江山南控烏滸疆理頑洞寇通舊
貫因循日居月諸殆逾千祀漢魏以還英豪迭處至若
公孫述之桀黠諸葛亮之經營曾不指顧留心乘機制
禦斯蓋天蔵盛烈神貯嘉謀俾集元功式耀雄武自二

紀以降邊部戒嚴有虧懷柔或阻琮賮雖負山川之險且乏金湯之固上顧相臣曰朕以不德化罔被于四夷惟是西南載罹儆擾深軫予衷將若之何丞相進曰陛下以睿哲照臨臣輔理臣不能敷聖澤以懷異俗俾流毒于益人臣之罪也然黄帝有版泉之役放勲與丹浦之師周逐獫狁漢備匈奴是知猾亂自古皆有其所以滌厲梗致時雍乃再進任忠賢馳驅英雋耳臣伏見今天平軍節度使駙馬即威武公崇文之孫也威武在元和

中屬闢以蜀叛憲祖殷憂擇其所以代之者由是允膺
聖獎能以部兵復梓州統大軍平玉壘大節大忠煥乎
典册駢能不墜其業益大其門既席勳烈之資克擅匡
扶之志材超衛霍氣蓋關張忠孝兩全河山繼誓聿脩厥
德自成名家馳譽石麟焯有美稱出守天水邊塵不驚
戎律既中將略克舉俄而交趾淪陷有命遄征既復土
疆遂錫鈇鉞則馬援銅柱楊業樓船步騾之間莫得倫
比固以威張惠浹後勁中權五年于兹海波不動朝廷

方期拔用不可久留爰命徵還彌增寵澤時屬龎勲始
潰鄆方未寧駢則再登師壇復開將幕士絶朝饑犬無
夜驚威加隣部化敷屬城相印以之疇庸和門為之增
氣恭以憲宗録崇文定蜀之勲也既如彼陛下念駢復
交理鄆之勤也又如此俾榮舊履重建髙牙必致師貞
可期俗阜上曰俞爾惟代天其行之於是詔駢復以丞
相擁節去汶陽趨錦里至則詢閭疾苦樹置紀綱廵按
封域周覽郛郭且曰夫療疾者必在藥乎心腑然後可

以堅四支植木者必當澤乎本根然後可以茂柯葉今城之於蜀其由心乎其由本乎則知不理於近曷能致遠不固其内安能保外未有不謀而能成不壯而能威不勞而能逸者也於是擇將量財拓開新址分命支郡以令屬邑乘時就役靡不適中吏不敢欺人不敢怠岷峨之下忻忻子來昔梁伯亟城人疲弗處子囊築郢見誚於時曷若駢能度其宜樂用其士圖難於易去危即安環以大城用冠諸夏其功固以相萬矣惟蜀之地厥

土黑黎而又蹺踊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為非不為也蓋不能也惟駢果得衆心克大成績鳩工揆日不懋于素十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却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尺其下廣又如是其上則衺丈焉陴四尺斯所謂大為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甃碧塗墍既麗且堅則制磁飾頩又奚以異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檐格櫛比闉闍鱗次綺疏掛斗鴛瓦淩霄若飛若翔如偃如仰栖息烏兎炫

烺虹蜺龍然而縈霞然而横望之者莫不神駭而氣聳目眙而黿驚其始也咸謂冥助似非人力其外則繚以長堤凡二十六里或因江以為塹或鑿地以成濠則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又何以加焉是知摩壘者不復矜其能擊柝者足以抗其敵所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其舊城周而復始蓋八里高厚之制大小之規較其洪纖可得而辯矣況乎扼束都會襟帶地形險易之狀斯呈强弱之方可見自秦惠王疏鑿山林以通中夏及李

氷為守始鑿二江以導舟楫決渠以張地利斬蛟以絕水害沃野千里號為陸海由氷之功也漢文翁置學校勸人受業行俎豆獻酬之禮於是儒雅之風作洎威武伐叛擒大憝而新其人玉石不得俱焚焉兩蜀至今稱之駢之來鎮肇興武備儆有禦衝之事夫然後不為外夷之所窺矣惟蜀之人自氷與翁自威武暨駢乃獲佑於天者四人之於蜀厚矣長雲斷岸莫得而隳古往今來何嘗能覩傳不云乎人保於城城保於德觀駢之政

可謂保城與人矣向非挺生俊傑來弼聖神則孰能建
絶代之遺功創一時之偉跡者乎况夫高不可踰堅不
可觸俯瞰天表方駕馬足銷吞祲沴亘壓咽喉訖使豺
狼耳之而色沮目之而膽褫是謂不爭而勝不戰而服
者也新城成詔加大司徒封燕國公旌殊休也重以萑
蒲充斥荆楚傷夷遂假威望茲用底寧弓矢專征銅鹽
劇任安危攸繫一以委之往哉荆渚荆渚既清又徙金
陵金陵以平救鄢郢之剽殘拯江湖之焚溺朞月之内

罔不槩康若乃考其才稽其用所至難息所施利興智無不周技無不達韜鈐捭闔固自生知詩禮幾微雅當師逸雖羽書疊至應用如神加以詞鋒莫前筆力道勁屢獻平戎之策每陳憂國之誠抑又城府坦夷器宇冲邃祿利不盈於私室夙宵無怠於公家叚頻在邊未嘗蓐寢羊佔待士靡顧橐裝涯岸不可得而臻波瀾不可得而際矣所謂社稷柱石川嶽英靈者也則知駢如何臣城如何功烏乎天贊其謀地襲其固非吾君不能用

其材非臣誠不能就其事故曰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乃見城由駢而成駢由君而聲城既牢矣人既休矣宜乎讚盛德之形容敘勲賢之丕烈恭以操瓢載事作者為難臣非其人何以稱此將欲刊諸貞石寘彼坤維垂於無窮期乎不朽屬詞愈拙染翰増慙銘曰惟蜀之疆撫抱岷𥂁斗絶諸夏裂為一方啓達上國肇自秦強壯者五丁導彼青冥鑿岩而梯飛棧以行動猶鳥逝舉若猨輕漢人既遷言語乃通䏊邈千祀遂糸華

風界彼邛滇靡設鍵關在古侵殘為蜀之艱唐被聖
德閒仍兇慝猖狂逾紀呑噬無已芟獮焚驅野不寧
居皇帝踐祚驚嗟震怒爰擇藎臣推轂以付時惟燕
公撫俗訓戎碩畫宏規神輔其衷經始新城心術潛
形乃告編人版築云興相彼井鄙觀于封部調茲郡
邑量其戶賦劃界指期莫敢踰度蜀人未安待城以
歡蜀士方危待城而感阡陌繩直門閭綦布外聳風
雲內扃貔虎卉木葱蒨麗譙輝映戎馬夜寧戈鋋晝

靜蜀山嶔嶔蜀江滔滔寇不敢窺人不知勞儉而不煩峻而不諱去來出入嬉嬉一家燕公之德其誰與儔燕公之功式利于人德入人深功流不極勒銘天隅為臣表則中和四年記

創築羊馬城記　唐李昊

粵若蠶叢啓國魚鳧羽化於湔山望帝開基鼈靈復生於岷水然則疏鑿巫峽管鑰成都而猶樹木柵於西州跨土田於南越其後兼并梁漢睥睨巴賨獵騎奔馳曾

秦王於裒谷石牛來去闢蜀路於劍門空驚化土之徼寧獲糞金之利爰自朔分秦歷聲接華風代有雄豪迭爲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運非常元德負龍蟠之勢若廼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楊秀之壯觀崇墉功加一簣洎我唐臨御聖德昭融武威雷駭於百王文德日暉於四海惟兹益部扼彼卭關蒙王肆滑夏之心坦綽苞亂華之志時或窺吾卧鼓覘我韜戎彎弧學射之山飲馬沈皐之水玉帛子女漂流釁齒之鄉

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忘逸樂深軫殷憂夢卜良臣控彈巨屏南康王以儒術柔服教習詩書燕國公以將畧威懷淬磨斧鉞息波瀾於錦水剏制度於羅城踰百雉之恒規補一隅之闕事有備無患庇蜀人以金墉避狄蒙塵安僖皇之玉輦雲蠻稽顙遣使來朝航滇河以獻琛越沉黎而納款當廟社阽危之際鑾輿出狩之秋坐制南荒終無北寇乃燕公之力也往以玄穹告變天禄中微夷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分其鼎足既

而莊宗繼絶皇祚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蜀主東朝于伊洛先帝以初復故地方懐遠人須仗權謀廼睠勲戚於是詺飛丹鳳名何晏於并門節立蒼龍封杜悰於井絡即我太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廷帳移竹馬之邦輪輾木牛之路星馳十乘霧廓三川宣皇風於上事之初慰人望於下車之日且以城邑自經剋復勢尚搔揺公來如太華之安帝寄得磐石之固氓民多福而遇賢侯公曠度涵空英風擴古龔門胄則重侯絫將

保勳榮則帶河礪山會族而象簡盈牀奕葉而貂冠滿
座其為盛也無得名焉頃者以龍戰玄黄虎爭區夏殺
氣晝昏於日月陣雲宵蔽於星辰天柱傾欹海波動蕩
鼓鼙未息干戈日尋公是時斡運璇樞端持瑶鏡賛神
謀於不測斷大事以無疑獻替經綸折衝樽俎决勝廟
堂之上制敵掌握之間借箸為籌舉無遺筭内則翊戴
天子外則承寧諸侯言正色莊有犯無隱成少康祀夏
之德弼光武興炎之功再造巨唐削平新室歴數允集

神器知歸皆由公叶和元勲光輔洪業是知取威定霸崇文教以興隆安上治民修禮容而鎮靜足以神交旦奭士撫平叅力致大同宜亨廣運以之首揚紅旆式遏錦川古有遺機待乎作者公鎮臨之始年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杖鉞而至無何朞月逆師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亂矯詔窺覦犯我鹿頭營於雒縣勢將搴衆必寇近郊公曰清野待敵於民何罪堅壁而守謂我無謀況城雖大而弗嚴隍已平而可步衆

情憂湉公意晏如飛羽檄以會兵伐林木而立栅森然
簇戟密爾横簫環以深溝屹如斷岸五日之内四面尋
周民一其心士百其勇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
妖巢火熏狡窟一鼓而元凶氣喪載攻而同惡疲頽擒
鄧艾於轞中斬龎涓於樹下長蛇碎首封豕析骸獻捷
功於王廷掃逋穢於侯甸一除芽孽大定疆陲公於是提
振紀綱恢宏典法六條已正七德兼脩言出令行家至
日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聖政維新睿思求舊不

攺山河之寄永繫社稷之臣一年而加弭貂再歲而昇
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鴻鵠之腹
背猶且爵行而不飲肴乾而不食診療生靈討論獄訟
固以忠為令德孝出因心力奉國家勤脩職貢賝賮縈
紆於劍棧包茅旁午於王京史不絕書府無虛月閱其
廷實摽出羣芳推晉文尊獎之誠詔齊桓糾合之業天
子得以居南面之貴銷西顧之憂萬里長城屹然存矣
公一旦謂諸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内奥區地稱陸海

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郛郭則樓臺疊映珠碧鮮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閭閻碁布鄽陌駢羅不戒嚴陴是輕武備耳亂臣賊子何嘗不窺南詔西羌曽闚入寇將沮豺狼之意須營羊馬之城吾已揣之衆宜叶力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界繩基辨方畫址百城酋壯呼之響荅以雲來十萬貔貅令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綴雲排王猛鶱騫於城隅傅說飛鍬於巖下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均頒牢酒如般五丁之力纔踰

三旬而成克就厥功不懲於素遠而望也象衆山之迤邐俯而瞰也若峭壁之斗懸掘大壕以連延增長堤而固護鷙鳥搏兮可越武夫勇兮莫干摩壘者諒之摧心守陴者由之示暇舊城崢嶸而後埭新城崨嶫以前蹲勢而言之若泰嶽之與梁甫亞而稱矣若夫子之與顔回重門開而洞深危樓亘而翼展至若八月之江澄寒碧七星之橋架晴虹偉乎津梁成兹壯麗公以羅城雖設智有所虧重築大敵鎮于四角嶔岑掛兕峧屼棲烏

儼樓櫓於沈寥懸刁斗於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迴眺蛾眉雲霞斂吳楚之天煙水送黔夔之棹其西南也旁連玉壘平視金堤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雲峰之彩其東北也樹遥雲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疊嶂屏新靄薄而重巒畫暗其西北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之池鸞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鷄啼曉金馬嘶風擁旄戟以登臨覩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竄讋鬼神手秉漢鈞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鄙金甌為

漏危小鐵瓮為凡器其興也已當農隙其罷也不害蠶
時帝旨咨嗟王綸奬録詔書勑知祥省所奏重修葺當
府城池已取十二月一日興功事具悉卿寵分玉節榮
鎮錦城守富貴以無疆募功名於不朽特峻金湯之固
以威蠻貊之邦况屬年豐復當農隙既暫勞而永益仍
預備於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省閱陳奏嘉歎殊深
公猶歸善於君讓功於下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光禄
大夫檢校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李仁罕左廂馬步

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上柱國趙廷隐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簡州刺史上柱國張知業等家傳義烈世襲丕勲托弓而霹靂聲乾揮劔而魚麗陣破曹景宗鼻頭火出薛敬廷髭尾煙生英毅無儔智謀咸博左都押衙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潘在迎等或鼎鐘盛族或書劍名門佩韃執弭以從戎憑軾搴帷而至理至于華皓不墜忠勞是能領袖雄藩表儀會

府而皆躬臨卒列統攝庚工無揚千之亂行絶趙羅之辭役明興晦息日就月將巨績告終羣才叶贊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上奏詔曰勑知祥省所奏修治城濠畢功事具悉百堵皆興四旬而畢亘羅城而雲矗引錦水以環流外禦蠻夷中權帷幄公家之事相業可觀備覽奏陳殊深嘉奬于以表綸綍襃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其新城周圍凡四十二里竦一丈七尺基闊二丈二

尺其上闊一丈七尺别築陴四尺鑿壕一重其深淺闊狹隨其地勢自卸版日構覆城白露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間内門樓九所計五十四間至三月二十五日停運斧斤其版築採造軍民共役三百九十八萬工其執事糇糧及役罷賞賚手支秤給緡貫囊裝其數凡費一百二十萬其諸將大校出良駒於皁棧解重帶於腰圍選其纖柔釋其好玩曽無顧愛一以頒酬其縣大夫及寮佐已下或賞之器帛或給以緡錢咸有等差不無均普

公卻奢從儉節事省財馬如羊而不入私門金如粟而不蔵私槖恣肆公家之利盡充王事之資圖有謂之功非無度之費也公誠欲為而不載朴而無文衆意未然墻進固請四民喧闐於衙閫萬口號沸於階墀父老曰公侯政洽神明慈如父母前年定延孝之亂今歲防蠻蜑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邑遂使我等保家庇族養老寧冲如是者功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不叙述休烈雕篆貞珉豈不美歟何容辭也公謂諸賔佐曰抑閙乘人

之約義士猶或不為貪天之功智者宜然不取所修邊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節於一時彰帝猷於萬古殊非己力難遏人情誰當游夏之才請紀見聞之事昊相門牢落堂構蕭條翁歸文武之材明時待問荀息忠貞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嵗染翰而墨龍夭矯嗟乎鄧禹秉鈞之嵗雖慶承家陸機赴洛之年不堪覲國空餘壯節退卜良知驅車幸返於故園提筆謬登於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繼鵷鸞之踵酷

慙薄伎莫賛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吳沈碑漢水竇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著簡書發揚功業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黄絹之辭孰拂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巍巍乎不騫不崩何患於為陵為谷

羅城記　　馮時行

朝廷用兵恢復陜右置川陜宣撫使護諸將治益昌其後罷兵宣撫使為四川制置使治成都兼成都軍府事備闗營屯諸軍凡十餘萬皆其統御巴蜀西南與吐蕃

南詔接由綿龍包戎瀘施黔凡三千餘里皆其鎮撫合巴蜀六十郡二百餘縣吏之能否民之休戚皆其督察制置使之任其重如此宜其所治城郭甲兵有以示威武肅觀瞻制不規銷耒萌乃今城若可踰隍若可塗而諸將奔走稟號令邊吏緩急絡繹闗陝州縣四集受約東聽期會與四方逋客游士豪商巨賈皆肩摩袂屬會府下觀見大府形勢衰落不振雖有肅心不能不弛輕侮徼萌陰為禍胎詎可忽歟紹興二十八年天子命中

書舍人鄱陽王公領使事下車未幾軍民大務綱條盡舉已而周視城郭笑而言曰諸侯守在四境是決不與臨衝相當譬𤓰之在人無與於觀聽食息然無之鮮不以為奇疾大病悲憂無聊若不可生盖人所當有不可獨無故也城池固凡郡國所當有況西蜀視成都為心膂餘郡為四支又制置使所治邪然民方憖於才力不堪徭賦乃蒐壯城卒之役於他者三百卒為黨備糗糧具畚鍤以授兵司分董其役課功惰明賞罰人不告勞惟

呼就事居人咸喜羊豕醪醴犒勞踵至權輿於二十九年五月迄明年十月城比舊凡周四千六百丈有畸雉堞嚴壯溝池深阻氣象環合頓成雄奥遠近縱觀駭愕歎異既又表丈尺而以三百卒者分主之遇闕則補倅幕月一廵帥守季一廵有不葺坐其人如是守之可以數十百年而不壞公曰是役也費公帑十有六萬而九邑之民一毫無與以官自有壯城卒而卒自有衣糧故可不勞不費而集事是宜具載本末以告來者遂以命

其屬部沈黎守吏馮時行夫春秋書城防城虎牢之類凡三十餘書蓋備不虞防未然政之大經公當晏然無事之日為有事之備使遇仲尼當獲大書下吏既聞命矣其何敢不勉公名剛中字時亨初名對便殿詞氣壯偉上察其器識可任大事擢左史遷詞掖繼授以蜀政行且大用矣

新繁縣新展六寨門記　　續添　周表權

成都屬縣九而新繁繁庶號為第一自唐迄國初生齒

蕃茂處邑内者如碁布而邑之周廻直沿於江其地域閑隙而有容其廛肆寛縱而不廹至淳化咸平中罹兵火闤闠廬屋悉化灰燼生聚凋散十之五六廼促其寨則沿江之跡不復舊矣迨今太平踰七十年丁版如國初之盛獨寨垣狹隘不能以盡處故負郭而漸家者溢千數然而外闕鍵關廵邏衆無所畏憚而征稅失於譏察盜賊肆其攘取至有日暮市散村落之强梁者出門則使酒號吽氣放語醜顧左右若無人妄詬罵以去巷

陌掩耳不忍聞聽往往儒衣冠者被唾面出胯之辱不敢訴千室之民實憂且苦且久矣不亦縣政之大缺歟茲之獘子孩童時已厭之亦嘗有白於大夫者大夫者或幹不及焉或汲汲於己營又何暇恤之耶至熙寧七年晉人祕書丞楊侯孟容父母於我邦實有才美者先威吏吏懾後愛民民懷乃復所謂國初之寨而能使人悔前革非罔犯刑辟真可謂良大夫也又有餘力名一十七坊以區別其善良者焉已而民歌之曰昔外今內

實我侯恵昔憂今休恵實我侯善則勸焉惡則慘焉名與時傳傳於千萬年不亦美乎是役也邑子進士馮煦始獻書告大夫大夫白府白漕悉從之邑人爭出力以辦土木之費上不抑於公下不擾於私損獘補廢利民便時是可書也

成都文類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澄

謄録監生臣丁模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二十五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渠堰　橋梁附

導水記　吳師孟

最爾小邦必有通流之水以濟民用藩鎮都會顧可闕

歟雖有溝渠壅閼沮洳則春夏之交沈鬱湫底之氣漸

染於居民滛而為疫癘譬諸人身氣血并凝而欲百骸之條暢其可得乎伊洛貫成周之中汾澮流絳郡之惡書之澮畎澮禮之報水庸周官之善溝防月令之導溝瀆皆是物也按史記蜀守氷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然則成都水行其中尚矣自高燕公駢乾符中築羅城堰糜棗分江水為二道環城而東雖餘一脉如帶潛流於西北隅城下之鐵牕涓涓然潤黷所及不能并蒙於一府歲久故道迷漫遂絶以故

氣象枯燥而草木亦少滋澤其五門之南江及錦江二水之名最著而渠稍廣且汙瀦填閼或瀸或潐則編戶夾街之小渠可知矣間有鬱攸之菑以無水故艱於撲滅鄰雖以甕貯水為備然器小而善壞非應猝救焚之具故水不足用當平居無事時湮郁氣象煙塞之生疾而火災之為害歟自丞相呂公及今戶部尚書蔡公深惻民患欲尋故道以達之而所遣吏類皆苟簡不能體二公之意中作而罷今寶文王公勤卹民隐目睹水事

likely 撊然疚懷博訪耆艾得老僧寳月大師惟簡言往時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甓為渠廢址尚在若跡其原可得故道遂遴委成都令李偲行視果得西門城之鐵牕之石渠故基循渠而上僅十里至曹波堰接上游溉餘之棄水至大市橋承以水樽而導之其水樽即中原之澄槽也自西門循大逵而東注於衆小渠又西南隅至窰務前閘南流之水自南鐵牕入城於是二渠既釃股引而東派别為四大溝脉散於居民夾街之渠而輻湊於米

市橋之瀆其委也又東滙于東門而入于江衆渠皆順流而駃有建瓴之勢而無漱齧之處回禄之患隨處有備又頗得以涑澣湔濯焉歲或霖潦脫有溢濫唯徹㵼槽則衆渠立湛矣凡為㵼槽二木閘三絶街之渠二木井百有餘所而民自為者隨宜增減不可遽數焉經始于仲春迄成于季秋言時計功晝如其素不妨民田不勞民力不逆地勢而興除亡窮之利害古之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宜無間然彼王襃紀三篇之迹廣范播五袴

之謠乃一時德德之美言與夫千載澤民之實惠可同日而論哉謹書其時以備來者之詢考云

淘渠記

席益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其餘小渠本起無所考各隨徑術枝分根連同赴大渠以流其惡故事首春一導渠歲久令瀆遂僻而壅大觀丁亥冬益之先人鎮蜀城中積潦滿道戊子春始講溝洫之政居人欣然且畚鍤待其行部使者議于臺邑子之無識者謗于里令

既下知不可遏則又曹耦相與語曰未論其他積泥通
逵可若何先人聞之笑不爲衰止既汙泥出渠農圃爭
取以糞田道無著留至秋雨連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
稱歎多向之議而謗者也後三十年盇忝世官以春末
視事夏暴雨城中渠湮無所鍾洩城外隄防亦久廢江
水夜犯西門由鐵牕入與城中雨水合汹湧成濤瀨居
人讙趨高阜地亟遣官揵薪土塞牕決小東門水口而
注之江僅保廬舍又春夏之交大疫居人多死衆謂汙

穢熏烝之咎嗣歲春首復修戊子之令邦人知疇昔便利無異辭且補築大西門外隄後引江水入城如其故而作三斗門以節之舊走馬承受廨舍之南克寧第一營壘之北有汙池積水日深大南則呑街衢為一池行人不戒誤蹈犯歲有死者鑿此地挹池之盈以滙于大渠築短垣以護池岸兹患遂弭是歲疫癘不作夏秋雨過道無涂潦邦人滋喜益謂僚吏歲二月循行國邑通達溝瀆毋有障塞此王者之政令長民之所當務也且

前事可師獨廢之何對曰淘渠之令歲亦一舉行里胥
執府符為醉飽左契爾如豪舉之室屋權要之官寺誰
敢捂視其通塞者編户細人慮不及遠每旱夜呌呼于
門得所欲則去間有欲問者患不知其源委詢諸吏民
各懷私意莫肯以實告故因循至此益曰今歲繪為圖
以從事矣圖可據乎皆曰圖如不可據則時雨既降必
有受弊之處令積陰每霽衢路如汛掃是圖之功也益
曰邑之有溝渠猶人之有脉絡也一縷不通舉體皆病

按圖而治之則纎毫無敢鬱滯者矣葢刋圖以示後之君子如有志於民意誠而令信於斯圖也將有考焉

後谿記　　李新

大皂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下合岷水東分為沱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龜化等八橋跨水上高騈廣羅城徙内江繞浮笮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門至大東郭俱滙於合水尾其後溝洫堙塞圜亡灌溉人多疫癘天灾流

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華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餘之水自曹公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城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木皆國中之利而清流不及何示不廣復鑿水竅於閱武堂後入諸部使者之寺與凡帑藏所在園夫衡官支分派决均受漏泉之賜遑前日枯槔抱甕之苦月墮清疵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

既歸從帝舜游嚴廊垂三十年矣後人簡鈌谿亦不治今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竒盡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谿故道水行如昔邦人驚喜再還舊觀且楚蕕為掩為司馬鳩數澤數疆潦規堰潴町原防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忌者惡脩怠者不脩乃指為燕游遨張本夫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𦾔媿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待久遠考究云

通惠橋記

袁輝

益之南簡之西陵之北吾鄉在馬衝三州之會民閭僅千室而商賈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俯市門有長江潄其址江出源餘霜山經龍淵歷漢陽而南趨岸夒勢迅水驟至即湍悍不可禦昔之虹梁鶴表可恃以固者輒飄蕩無幾吏苦興廢雖古遺愛至是亦多倦色民病涉久鄉僧士賢奮然以緣化從事即舊址架石磴而廣之巨若鰲背過者如步堂上又積石兩涘翼為長堤延

亘凡數十尋經費不資未嘗以聞有司借民力而功成水患遂弭經始于崇寧三年十月甲子落成于大觀元年二月丁酉上賢請鄙文以誌余戲謂賢曰凡物載形象閱時數寧保勿壞況石有時以泐濟凡庸悟昏瞶出之沉淪俾造聖域其功利孰與是多賢曰若然豈可無相亦安用子言為土圯木朽繩絶船危石且然爾橋且然爾吾且妄作之子其為我妄言之余嘉僧之誠能游戲成如是功德竊頗絺繪章句華艶其事為來者勸適

預能書隨計偕方伯戒行甚邇聊書歲月云大觀元年記

萬里橋記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髳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槩見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氷通二渠為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時蜀號陸海蕭

何籍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揚雄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旣衰漢祀中絶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至孔明而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亶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

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楊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跡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闕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

孔明之道德勲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郎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令其遺迹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廼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甞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知則命增爲石魚灑水爲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

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公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為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為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駟馬橋記　　京鏜

出成都城北門不百步有橋舊名清遠凡自佗道來成
都者必經馬清獻趙公所編成都集記最為精詳余因
究清遠得名之自則成都有橋七謂象應七星獨清遠
不與及究司馬長卿題柱之所名昇仙者廼在數然其
說謂當在上流五里今之名昇仙者在下流七里集記
已疑其非古矣余謂長卿負飄飄凌雲游天地之意氣
發軔趨長安時欲與蜀山川泄其不平其操筆大書當
於萬目睽睽之地决不在三家市無疑也况象應七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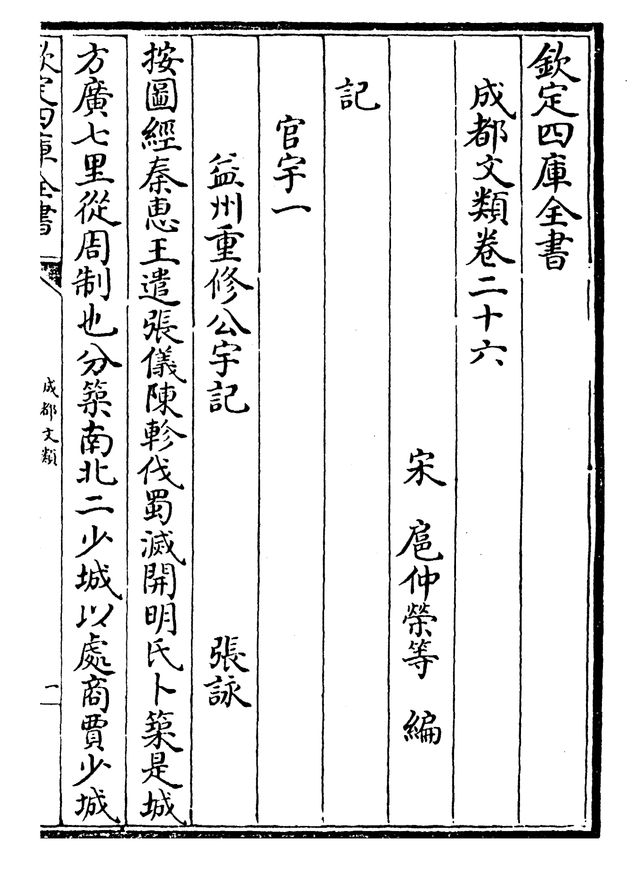
之義必其屈曲連屬不應昇仙獨與它橋相遼絶陵谷有變移册牘有缺逸竊意近時之清遠即昔日之昇仙不然九逵之衝百堞之旁一杠梁如此反不載於成都集記何耶集記作於國朝使清遠之名果得於古清獻公豈肯畧之於簡編之外余久欲訂正之而無其因先是橋隷邑尉邑尉多苟且逭責疊石編木工不精良不惟簡陋視會府弗稱歲久石且泐木且折勢將圮敗過者病焉廼於農隙水涸時撤而新之取長卿題柱之語

扁以駟馬因去清遠不經之名託其辨也不廢昇仙相仍之地存其疑也或曰是則然矣無亦以貴富期待蜀士耶曰余何敢淺蜀士余所期待又在貴富外名當傳信稽事考迹曰駟馬為宜粵自六丁開蜀參井岷峨之英靈恥秦不文德不忍度劔關者百七十有餘年至漢文翁守蜀始振發之長卿實鍾其英靈者首入帝京以雄麗温雅之文動萬乘震一時其後蜀士接軫以進者皆長卿破其荒議公當為文翁亞文翁創興之學長卿

經行之橋事雖不侔迹皆不當泯沒余來成都學官歆傾欲壓已改築棟宇人謂自成均而下無此壯觀似足以修文翁化俗之萬分玆建橋以駟馬名自是長卿之遺踪亦不泯矣若曰長卿非全德不為蜀士所多則非余訪古名橋之意也橋石其址以釃水如堆阜者三屋其背以障風雨如樓觀者十有五楹板其墟距江底高二十有二尺其修十有七丈其廣二丈甃南北兩涘以禦衝決翼東西兩亭以便登覽經始於故歲十二月之

戊戌告具於今歲四月之辰是役也取予於公帑則民不知擾責成於寮寀則官無妄費易名以辨千古之疑則所傳或不朽特是以紀於石尚庶幾無愧辭云

成都文類卷二十五




成都文類卷二十六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宇一

益州重修公宇記 張詠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

之跡今并湮沒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户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逆順增損出諸史諜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北也唐玄宗幸蜀昇為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内寇高駢建節即時驅除以為居人圜閈多縈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里清遠江元在州前築羅城開移今所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稱僞號乾

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叅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偽册勲府為治所淳化甲午歳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降府為州）危樓壞屋比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歳詠始議改作計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守以董于役其計材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箐陰深多隱亡命詔許其剪伐以廓康莊得竹凡二十萬本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違禁帝恩寛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為瓦較日

減工人不告倦歳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闕乏毀
逾制將頹之屋即棟梁桁櫨之衆不復外求平屹然臺
殿之址即塼礎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繫岸
水運二千人更為三番分受其事旲即早入晚歸當午
乃息冬即辰後起工至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
也自夏徂冬十月工畢無遊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
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為四
番約旬有代至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土資坊墁

之用與夫塹地勞人省功殆半其東因孟氏文明廳為設廳廊有廂樓廳後起堂中門立戟通於大門其中因王氏西樓為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挾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廳屏有黃氏名筌畫雙鶴花竹怪石在焉衆名曰雙鶴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焉其畫二壁泊鶴屏昔於壞屋移置因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二廳之東官廚四十間廚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廚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撙減古廊二礎之外盈地所安也涼

廳西有都廳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為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隐故也凉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列馬厩酒庫園菓疏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疎篁竒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一營南有資軍大庫庫非新建附故書改朝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僭僞之跡合州郡之制允謂得

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營不在數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而後計役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紀録且欲旌其削偽爲正無惑遠民使子子孫孫不復識逾僭之度

給事中判昭文館事安定梁周翰條曰夫九州之險聚於膚蜀爲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於繁侈西南爲域中之冠也多獷驁而奸豪生因麗雜而禮義蠹故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材頗精厥慮亦時有違咈上意侵

鑠下民理絲而數棼澄水而屢撓公屬賊鋒肆虐之餘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汚染滌恵澤以天波拯其傷夷示大造於聖詔萬族有其生意比屋返其營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顧公府之故治皆為政之遺基乃剗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獘於民力不靡散於國財未歳云周民覯驟改凡視事之所洎燕勞之堂寮吏之所休遊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畢臻自韋南康驕悍之餘孟先主僭悖之後共安其過習以成風若今

之所營實敺以合道輕浮潛厚凶忮寖仁循吏所能允
克皆尚踐採訪之吏亟以狀聞而疇庸之恩遄當下霈
叅三事之庶政翊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威乃
中外之同詞也周翰柴愚有素顏鑄寧希自罷禁林出
判上館漸廹老傳之齒復多負薪之憂滯思本微小才
疑盡遠丞延矚夂未稱懷蓋明公語營繕之源叙致周
密垂勸戒之旨通協神聽止以寵示之文便為貽代之
式輙書後係聊賛元功時學士侍郎授代歸朝之年撰

行之日周翰謹述于高碑之陰云景德三年記

銅壺閣記

吳拭

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歷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直午門嘉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拭侍行猶及見閣以八分大字題其額曰銅壺巋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七月乙酉閣灾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拭承乏尹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土如臺然問吏吏曰前尹蔣即臺爲門治材畧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

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令安在曰材為他所繕修輟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兊費矣拭曰午門即臺門也茲唯閣之宜奚臺之有即日便徹累土圖閣如慶厯時戒府以本末聞計臺顧給帑官向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使者然之於是府委倅路侯康國安侯章成都譚令愈華陽趙令申錫供奉官城外廵檢段希戡供奉官監養馬務髙士若總領分涖凡役事拭謂是舉也非閣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弛而姑置之猶前日

也亟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於龜筮得九月壬申於是命工如所卜日迄十一月戊寅告成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五丈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瓴覆甓甃厥有奭度中設關鍵闢闔惟謹此邦士夫若稚若老相與讙曰吾邦之壯觀矣使地理書而可信吾邦自是其困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拭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粮蓋號令不能相聞故令

之各以其物省煩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作周官之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則挈壺民不能掌其職故也按閣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制蓮花漏於其下閣災漏毁閲十載更六尹於兹今吾閣成漏悉如燕製置一壺一泉一箭四十有八銅烏逼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凡我將佐若掾屬吏士時其寢興悉心公家以弗

懈厥職尚何瞿瞿狂夫之聽哉雖然閤成非難不擾於民者是為難上既賜以閤成之期又慮夫因閤而擾也迺勅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譼察其事夫為民之長而不知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觀卜築締搆殆無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巧曽不以殫財蠧民之為念此曹不擊於中執法不劾於司財非辜何也今營閤以嚴漏刻正周官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玭德音督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聞者請與君等

體上之所以仁民愛物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幾不忍人之政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録今日語并以屬來者覽觀焉

重修西樓記　吳師孟

師孟少賤多病而有登覽之癖苟有異境佳處層樓危榭不問遠近必往觀焉然後沈塞底滯憂愁無聊之思隨望暢釋故成都樓觀之盛登覽殆遍獨西樓直府寢之北謹嚴邃靜非叅僚賓客不得輒上每春月花時大

帥置酒高會於其下五日縱民游觀宴嬉西園以爲歲事然亦止得到其廡序而已自數十年來柱欹礎墊鑿枘銷脫震風淩雨頽壓可慮常以大木數十叉牙撑扶行者疾趨坐者寒慄蓋無記石可考其所建年代訪諸耆宿近百歲者漫不省知飛梯凝塵人不復上者幾二十載更十餘守重於修完非牽陰陽則憚勞費嘉祐六年東平吕公爲蜀守其明年顧謂僚屬曰民有室廬尚或繕治以成都總府事體雄重爲天下藩鎮之冠兹樓之

名實聞四方基構疎壯復為成都臺榭之冠予平生所歷郡國多矣求之他處無有也壞然後修厥費茲廣於是驛獻其狀㫖報曰俞乃鳩工于營輸材于場經始於孟夏落成於初冬調費計工率如其素髙明爽塏曩觀來復簷拱翼褰翬勢若飛動又明年春復為花時之會酒半揖賓而上凭欄寓目氣思飄飄空闊川平一瞬千里江山草木紫翠明潤宮剎臺榭四面環向次第髙下如揖如侍民居十萬室棊布目前逺近之物容四時之風

景蓋千態萬狀不可得而狀也南陽公治蜀歲餘居一日顧師孟曰昔我先正忠憲公來鎮此邦吾得侍行與伯仲日遊其上今予獲繼先治復登此樓景物依依緬懷疇昔雖忘情者能不慨然且嘉吕公不憚小勞不羣流俗復積壞將顛之屋為與民共樂之所誠可尚也一日必葺春秋所與子其為我識興修之時師孟與長此土樓之興廢實少長耳目焉矧獲從諸公游息於其處有年矣願書其事與其歲月使後人再修時得以考信

焉

重修東齋記　　胡宗愈

東齋蔣公之所常息也公之治蜀不鄙夷其民雖自受訴牒決獄訟於東廳閒之山間與學士大夫講道勸德期之以禮樂亦以審政事之當否而自考焉歸則息於東齋以頤神明而休筋力所以待士而如待己所以治民如治士觀公之志顧不知宴安鴆毒之不可懷苟息於此而自怠歟易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晦而思所以隨時之義則所謂宴息者蓋以育自强不息之德歟既而公以謗去蜀人思之賢士大夫惜之廣平宋公子京攷公治迹繪公像於文翁之室以致蜀人之思宗愈假守於此得公東齋之詩求昔之所謂東齋已廢圮而不存公之志泯泯無所考為之復東齋於顯齋之偏刻公詩於其上東齋者公之所建而息於此者公之志也昔者升車褰帷燕處閉閤動則遠視居而自責精義造微不斷苟息公之志其在於斯乎前乎公

固有息而思政者矣後乎公固有息而思政者矣人才之不齊如面焉要之合於理而止余又為之圖國初以來至於今太守之像五十有五人於齋壁以審民之思斁竊取前人之所長以為法思政事之不逮而改趨焉庶幾不苟息於此以愧斯齋亦公之志已

重修清陰館記　黄大輿

古之制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至近世齋館興焉所以講道藝思職業其術一也而不知體者或以為非政成都

自宋有國臣守賢牧魁磊相望在慶歷間稱晉陵蔣公公實作東齋植梗柵至二千章嘗賦七言絶句詩其人歌焉蔣公去而東齋廢積四十有六年同郡儒者胡脩簡公由尚書右丞來為成都則修東齋而益築其前是曰清隂之館申蔣公志也脩簡公去館又不飭積四十有九年公之季父文恭公之曽孫吾府公為川陜四道安撫制置使而治成都乃飭而新之惟公愛民之心根乎内自公之節著乎外雅重興作祇戒苟惰用能㪲曲

參訂稽度件具蒐工於有餘取財於必亡起八年之冬盡明年之春以潰於成衆弗迨知館故有牧守題名記其像則列於齋壁是役也訪甲乙之亡逸失紀者而充其閥閱衣冠之漫汙就滅者而還其飭增繪秦蜀守李公氷而下十人當齋之兩楹有著舊聞分置上所賜詔與夫御書永和蘭亭叙之刻石於館之二隅以侈後觀燕閒之義於是無爽且得為戒焉因命其僚黄大輿俾為之記嗟乎蔣公之東齋則廢矣距脩簡公之世益之

為清陰之館復距今而飾焉而間必有四紀豈其興廢
新敝盛衰果有常數而世俗之智所不知與抑皆出於
偶然而亦無足為異者乎雖然固可以見為政而知體
者之難值而間於歲月甚久遠也如此遂以公命為記

錦官樓記

呂大防

蜀居中國之西南於卦為坤坤有致養致役之義而風
俗肖焉土地之毛善利絲枲為之繒布以給上國負於
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折之坂航於川則冒瞿塘灧

澒沈舟不測之淵日輸月積以衣被於天下此之謂致
養織文錦繡窮工極巧其寫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
可掇連甍比室運箴弄杼綶然膏繼晝幼艾竭作以供四
方之服玩此之謂致役錦官之職也有致養之順有致
役之恭上自帝后之服禁省之用而下至疆臣戰士之
予賜莫不在焉官廢久矣故時貢篚以絲布散於市民
至期而斂之或苦惡不中程或得輒私貨急無以償則
破産而不能贍元豐六年二月府言於朝曰歲貢錦綺

紈羅度以疋者萬四千其尤難治者七百三十上布之費總二百七十萬募工而涅籍之人歲費三十千八十人而足則不煩於民而得良物以充貢詔可之乃度府治之東治室以為織所興閤于前以為積蔵待發之府所以達風燥而遠卑濕也明年五月又詔以其所為上供機院特置吏以涖之凡歲貢之在官民者悉典領之益治綈錦之精麗者千五百端募工滿三百不足則儆庸以充之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

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歳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茢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噫脩貢織供詔用藩臣之所宜先而常委於市人之手蓋繇偽邦茍政利於賤市遂廢服官之職因而不能改今商其所給乃重於籍工置吏之費則積習流弊衆為蠹賊實有出於公而不入於織絍之家者蓋亦多矣恭惟聖制更新使民不

復被其擾而吏無所容其姦足以度前古而垂後世矣大防承假守之乏實聞其命輒叙其所以然

## 清陰館記

吳師孟

誠之為道也其至矣乎存之於心則為百行之根施之於事則為可大之業推而上之則為忠義以尊朝廷治百官等而下之則為政事以擾郡國安庶民非道純德粹之人其孰能與於此乎師孟嘗聞蔣公之治蜀也承刑政之敝民孱而脆殆不勝其嚴故先德後刑專以移

風易俗爲意下車之始興修學校聽政餘閑日與生員講肄道藝躬親課式攷覈等第延耆儒碩生開諭爲學之要宜先經術齋威嚴忘位貌若父兄之訓子弟如朋儕之相博約諸路後進士慕義沓至常有五六百員是年鄉舉第進士者數倍於前由敦遣詣太學策名者亦復如是曾未期月風俗丕變細民遷善而遠罪偷兒衰熄而遁去治行高第轉而上聞由是朝廷深知遂欲大用會爲同時作藩鎮者所忌釀成飛語熒惑上聽尋遷

公守河東郡蜀民大失望而公訖無慍色然孜孜嘗有
念蜀之心故蜀民德公之深淪於骨髓逮今四紀化民
成俗猶文翁之倡其教歌雍詠詩如武子之德在民先
是公自府學植梗楠至大廳東齋其後所植之木多不
存東齋亦已廢圮唯府學前餘木尚茂盛焉今茲右丞
胡公出鎮西蜀布政宣化恢恢然綽有餘地紹復文蔣
二公之遺烈大葺學宮誘進士類數與士大夫講道問
俗聞薦紳先生稱道蔣公之風績而寃其去之罔辜既

闢府學西門以臨大路復為之重修東齋於顯齋之東偏鐫公之詩而為之記由府學植楠木接公之舊木而達於西門直抵於東齋之前以公之詩有留得清陰與後人之句復於東齋之前作清陰館而俾師孟書其事以慰蜀民追懷之情將使蔽芾甘棠若周人之歌名伯思樂泮水如魯史之頌僖公不獨發明賢者之心抑以間執讒夫之口云耳

成都文類卷二十六